



【明慧网】在中国大陆北方，有这么一个村庄。

由于十年文革，给这个村庄的人们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个阶级斗争理论，使村民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分成两派，你斗我我斗你，势不两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打架斗殴，家庭、家族的和谐破坏了，村民之间关系紧张，农业生产落后了，两派之间的人，你告我我告你，整天跑乡跑县，成了十里八乡公认的“派性村”、“告状村”，被称为“硌扎村”（方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轮大法开始传进了“派性村”。当了多年村干部、曾经状告别人自己也被别人告、深受文革毒害的全真（化名），读了法轮大法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师父讲的法理是宇宙间真正的理啊！回想多年来自己的言行，全真感到惭愧了，真是害人害己，虚度光阴；幸亏得到了法轮大法，一定要痛改前非，做一个按照“真、

“派性村”的改变



善、忍”去做的修炼人，一修到底。全真学习几遍《转法轮》后悟到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这个法理，认识到自己应该首先去掉派性，从内心里真诚地同原来不合的人搞好关系。他有的上门同过去所谓的“仇人”谈心，检讨自己的过错；在街上碰到过去不说话的村民，主动搭话，报之以微笑；有的捎话给对自己有成见的人，把友善传递给对方；诚挚地向村民们表示，自己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要彻底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言行，把全村的人作为亲人对待，善待每一个人。

天长日久，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人们互相沟通，消除恩怨，往日的仇人变成了朋友；过去把告状当作家常便饭

的人，自觉地烧毁了状纸，向对方道歉，成为户帮户的对子户。“派性村”全变了，全村出现了和睦相处、互帮互让的和祥局面。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干部”。人们看到过去的干部都修炼法轮功了，而且变得那么善良友好，打心眼里开始向往法轮大法。从此，村里人三三俩俩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到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前，村里的法轮功学员们早晨集体炼功，阴天下雨时或者晚上集体学习《转法轮》。法轮大法不仅使他们得到健康的身体，更得到了心性的升华，他们按照“真、善、忍”去处理关系，对待一切，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整个村庄里，家风变了，村风变了，儿女孝敬老人，媳妇孝敬公婆，兄谦弟让，邻里互敬，一心搞生产、抓经济，没有了偷鸡摸狗、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搬弄是非人的市场。邻村的人们也愿意同这个村的人们交往、做生意、攀亲戚，十里八乡都改称这个村为“法轮功村”。◇

人心选择“真善忍”

5月1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大量恭贺师尊李洪志先生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贺信、贺卡和贺词，从全球各地特别是法轮功的发源地中国大陆雪片般地发往明慧网。特别是今年5月13日期间，在明慧网上整理发表的祝贺多达六千多条，除了欧、亚、美、澳各大洲外，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等各地区、各省市，包括了军队系统、政府部门、教育系统各行各业和各种年龄层次。

没有谁要求他们这样做，也没有谁布置他们这样做，这些贺信、贺卡和贺词都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普通人自愿发出的，表达了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恩之情和坚修法轮大法的坚定信念。尤



历史照片：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集体阅读法轮大法书籍

为可贵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钳制自由言论的网络封锁无处不在，每一封贺信、每一份贺卡和贺词的发出，都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巨大风险、面临着重重阻扰，但即便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仍然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和普通的善良人，冒着坐牢的风险，奋力突破重重难关，将他们真诚的心声发往明慧网。在当今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这更壮观的呢？

有一件笔者亲身经历的事至今不能忘记。那是六年前因为我不放弃修炼而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有个所长只身来找我，说和我谈谈话。我当时带着警惕的心理反问他：“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他笑着说：“当然是说真话了，这里没有别人，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就把法轮大法的好处，自己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几年里全家遭受的迫害，以及法轮功不是邪教，迫害是错误的观点都讲给了他。我讲的时候他一直静静地在听，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这里没有我们的人，我可以和你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谁都知道，‘真善忍’这三个字到多会儿也没有错。”（接第3版）

欧洲议会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明慧记者综合报道)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了规范欧洲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性决议案,以及有关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行动方案。该案中特别提到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关于中共为获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记录的调查证据,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此及其它相关案例进行调查,并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做出报告。

决议案发起人,欧洲议会议员米洛斯拉夫·米克拉斯克本是一位医生,从《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他表示:“书中的部份内容已经让我震惊,惊骇。我强烈反对这种行径,只因为有人需要器官,就把另

一群人杀死。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中国,我想我们都应该站在人权那一边。”

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人民党议员彼得·黎斯先生表示,乔高和麦塔斯先生的报告让他们深感忧虑:“从任何原则上来讲,这(暴行)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这些原则不只是在欧洲,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求中共当局停止这种行径。”

曾是芬兰环境和发展合作部长的绿党议员萨图·哈西女士则说:“我觉得这种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组织性的犯罪,堪比屠杀犹太人的德国纳粹。”

乔高先生表示决议案的通过让他受到鼓舞:“决议被六百多名欧洲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封面

议员通过,这绝对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还能完成更多的事情。整个世界的看法已经开始变化,我想中共当局应该作出个决断了。我希望很快,他们就无法奢望人们再去相信他们的荒谬之词,说什么(活摘器官)并不存在,或是说大卫·麦塔斯和我这样的人在反华。(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中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有着最高的敬意,他们都很勤劳,在很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 ◇

一九八一年秋,我在单位受公伤,二三四腰椎压偏、五腰椎压两半、颈椎压缩性骨折。两手常年麻木,因怕坏死,两手经常拿两个空心铁球,合起来一斤多,用于活动手掌。因腰伤睡觉不能翻身,一年四季睡觉总是平躺着。一年后医生让扎钢背心,前边是整块牛皮,后边是五公分宽的牛皮条子固定四块钢条,也叫钢围腰,不分昼夜扎在腰上。每两年多因牛皮被汗水浸后腐烂就需要换一个,每换一个,因为边角硬,上边卡肋骨、下边卡胯骨,都得遭一个多月罪,一共换了六、七个,腰部的皮肤都被捂破好几次,脱掉好几层,夏天加上汗水真是煞得难受。

一九八三年,我因走路腰痛,到商店组装了一台特种自行车——前轱辘大后轱辘小,坐在车座上两脚能站在地上。后来脸上开始长疔毒,身体也又肿又痛。经检查是因脊神经受压导致右肾萎缩(已经没了)不能排毒,造成坏血,医生叫吃犀黄丸,得吃纯的,小拇指盖大小,每丸五十二元五。犀黄丸毒性大,每天只能吃一、二丸,一周就得停药,吃一周只管一个多月,接着还得吃;因属凉药刺激胃,还得吃胃药或打吊针。

这样三年多就把胃肠弄坏了,整天闹肚子,吃多热的东西到胃里也象冰一样,吃中西药、打吊针,胃还是疼。找专家检查,说只能维持,没啥好办法,但可以试试偏方:吃东西前先喝热酒,从嗓子眼儿到肚脐眼儿喝热为止,再吃东西。一试还真管用,一开始喝二两,后来喝少了不好使,只要一吃东西就得喝半斤高度酒。我穿着钢背心,每顿饭伴着酒,每两三个月长一次疔毒,吃一茬犀黄丸,还打着吊针和吃中西药,十多年过着生

钢背心的故事



不如死的日子。虽说是公费报销,到九一年犀黄丸涨到一百多元一丸,每年报销一万多元。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经亲属介绍看了李老师讲法录像,十五日早我去炼功点炼法轮功。因左臂抬不起来只能用右臂炼,因腰上扎着钢背心不能弯腰只能站着炼。我每天早上骑着特种车,手里拿着两个铁球到炼功点炼功。第四天,辅导员说:“老哥,你相信大法吗?”我说:“不相信能

来吗?”(其实当时还只是想试试)辅导员又说:“你要真相信法轮大法,你就把那两个铁球子搁在家里别拿了。”我说“行,明天不拿了”。

炼功第六天奇迹出现了。炼功时闭着眼睛,我却感到从东北角飞来一个圆东西打在我的左肩上,打得我一趔趄。我还以为谁打我呢,睁眼一看人家离我都一米多远静静地在炼功,谁也碰不到我。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了,接着做“冲灌”时,左臂就伸起来了!我的眼泪唰就下来了,象断线的珍珠往下流。第八天时,扎了十几年的钢背心感到箍在身上难受,不能弯腰,炼完第三套功法我就把它解开了,接着炼第四套功法也能弯腰了。我太激动了!在场的功友们见证了我身体的改变。从此钢背心和两个铁球就再也没用过,成了古董,也成了我终身的记忆。现在我骑正常的自行车,用单轱辘车还能推二、三百斤东西呢。

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算起来我为当地财政节省医药费近二十万元,也少了被病魔折磨的痛苦。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救我,也许我都活不到今天呢。(二零一零年明慧网“5.13 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 ◇

遭六年冤狱 漫画家张之泉含冤离世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衡水师范学校讲师、漫画家张之泉,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晚,被衡水深州市警察贾双万、尚远航从老家深州市西阳台村绑架,于当年秋天被非法判重刑七年,被河北省第四监狱迫害致奄奄一息时,在家人强烈要求下,于二零零七年三月抬出监狱(保外就医),回家后不断遭到当地“610”

(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公安国保骚扰,直到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张之泉含冤离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之泉,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文革时曾遭冤狱迫害。退休后学炼法轮功,曾在一九九四年参加过李洪志先生在山东济南的讲法学习班,身心受益。在他被非法关押的前四年,身体还十分健康,狱医惊奇地赞叹他七十出头的人,心脏还呈现四十岁年轻人

的健康图像。之后,主管张之泉的狱警为了名利,先后利用两个流氓(刑事犯)对七十多岁的他进行人身摧残,任意打骂,在脸上吐唾沫,敲床(铁床),擦被子,不让睡觉,逼供,审讯,体罚,惊吓等等。这一切卑鄙行为的目的是逼张之泉栽赃陷害法轮大法师父。狱警却给流氓记功减刑,使流氓狂妄至极,扬言:“我叫谁死在监狱,他就别想出去。”并断言张之泉一定死在监狱。遭张之泉痛斥后,气急败坏的流氓,以最污秽的语言骂他,打耳光……两年残酷的摧残使张之泉的身体彻底垮了,一百四、五十斤的他,只剩了六、七十斤,完全脱了相。到家人去接他时,张之泉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是从监狱抬出来的,以致儿子都不敢相认。回到家后,张之泉不断遭到当地“610”、公安国保骚扰,还不发给退休工资,在各方面压力之下,身体精神一直不能恢复,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含冤离世。◇

(接首页)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生命能够认同法轮大法?是“真善忍”的力量,是“真善忍”复苏和

加强了生命的良知和善念。法轮大法的传出并不是以改变人类社会为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什么名利、政权,但大法的传出会使人类社会向好的方面变化,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言行也在带动着人类道德的提升。一位明白真相的人说出这样一句话:“要想改变这个社会,唯有法轮大法!”如果人们都能够这样认识法轮大法、珍惜法轮大法,这个社会就会从根本上越变越好,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就会出现现在我们面前。(文/觅真)◇



回忆师尊当年为我净化身体的神迹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饱受疾病的折磨,行走困难,近乎瘫痪。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指引我走上了修炼之路。

一九九一年,我因患颈椎管狭窄,3-7节椎管做了减压大手术。时间长达7.5小时,刀口长15公分。术后平躺7天,昼夜不停输液。半月后从头至胸打石膏固定3个月,起床都要别人帮助。术后狭窄解除,却又带来椎间盘脱出、凸起、粘连等后遗症,多次住院治疗。两年多后才上班。上班不长时间,我外出办公受了风寒,再次病倒。中西医、按摩、理疗、偏方、气功全用了,均无效,每天躺在床上煎熬着。

正当我走投无路时,一位参加过师尊传功讲法班的学员,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并带来《法轮功》一书和师尊讲法录音带。还说师尊应大连气功协会的邀请,不久要来大连传功讲法,建议我去参加。听了她的介绍,我和先生立即开始看书和听讲法录音。觉得师尊讲得真好,我们也从中明白了一些法理,渐渐打消了一心想求师尊

治病的念头,我们决定参加班学功。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大连第一期师尊传功讲法班开课,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先生从三楼把我背下来,乘汽车到讲法班礼堂门口,下车后又背我进去。我坐在第一排前自带的躺椅上,我穿着大衣,盖着毯子,围着围巾,一看就是个重病人。开课前,先后有工作人员和大连气功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劝我们退场、退票。后来听说是师尊叫他们来的,因法轮功不是看病的,所以危重病人不应入场。先生和我一听都急了,先生立刻跳到台上,找师尊说明情况,我先生说:“我们不是来治病的。半个月前就开始看您的书,听您的录音了。我们是来学功的。”师尊听后说:这个学员还有点悟性,去看看。(注: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可以为修炼人净化身体、祛除所有的疾病,因为修炼人在按照大法修心向善。但法轮大法不是用来为不修炼的常人治病的。)

当师尊走到我跟前时,我马上站了起来,师尊叫我坐下,并立即在我脖子上拍了两掌,又在头顶上拍了两下,接下来是清理双肩和手臂。然后叫我站起来走,当我走到台前中间时,叫我停下

来,又为我净化双腿。随后师尊叫我走走看。我在台前走了两圈,在场的很多学员都站起来鼓掌。我回到座位上,身后的几位北京学员都说:你太幸福了,我们参加了多次的师尊传功讲法班,也没见到过师尊亲自动手给学员净化身体。我说: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真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在讲法结束后的学功时间,师尊又亲切地问我:是不是脖子好转动了?象上了油一样?我说“是”。

当日课结束后,先生要背我。我说:“我自己试试。”一走,两条腿轻快了。我一直走出礼堂,乘汽车回家。到家门口,先生要背我上楼,我说不用,我自己走,结果我真的走上了三楼。当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太神奇了。现代医学束手无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师尊瞬间就做到了,真是奇迹。

听了师尊的传功讲法,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内心感到师尊和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决心永远跟着师尊坚修大法,为了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我们专门订制了一面锦旗,写着:法轮功法科学瑰宝。



思维的“墨镜”

我们每个人，不但活在这个客观世界中，也活在自己的主观想象中。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生存状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舆论导向，都会使人形成不同的观念与认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如同有色墨镜，当我们戴着它去看外面的世界时会发现，一切都变了颜色。戴着蓝色墨镜会让人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了蓝蓝的光，戴着咖啡色墨镜会看到万物都加上了咖啡色。

墨镜戴得久了，便不觉得那是墨镜的颜色了，因为它与人的思维，与人的视觉浑为一体，难分彼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也是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历史上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道理：苏东坡和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象什么？”“象一尊佛。”佛印心平气和地说。“那么，你看我象什么？”苏东坡见佛印穿着大袍婆娑于地，连讥带讽地答道：“像一堆牛粪。”苏东坡回去和小妹炫耀这件事，以为自己赢了。不料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哥哥境界太低，所谓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才有。佛印说看你象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佛；你心中有牛粪，所以才会看别人象牛粪啊。”一席话让苏东坡恍然大悟，羞愧不已。

古人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所以当看到别人这样、那样时，感觉对方不可理解时，请先不要愤愤不平而妄加指责，一定要静下心来反观内视，对照他人的行为检查自己的一思一念，看是不是自己的观念不对头，就象墨镜一样给外面的世界罩上了不同的颜色呢？◇

工笔画：乡村夜景 在九九年后的中国大陆，法轮功书籍被中共大量没收、销毁，但是，迫害挡不住人们向往“真、善、忍”、向往法轮大法修炼的心。即便在偏僻、穷困的乡村，即便只有一本书，大家也会围坐到一起，静心阅读。画中表现的是，夜晚，乡村里的男女老少法轮功学员一起读《转法轮》时的喜悦与宁静。右侧老人手里拿着的是修炼读物《明慧周刊》。（二零一零年明慧网“5.13 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



隋朝末年，太原居住着一位书生，靠教书养家糊口，家里很穷苦。他的家离官府仓库很近，有一次，他钻进仓库，看那库内有几万贯钱就忍不住拿了一些。正巧此时，出来一位手持枪、身披金甲的人对他说：“你要钱，可以到尉迟公那里要个公帖，这是尉迟敬德的钱。”书生明白后就到处访求尉迟敬德，可一直也没有找到这个人。

有一天到了打铁的铺子里，听说这里有个打铁的叫尉迟敬德。书生进铺一看，尉迟敬德正在赤着上身蓬着头发打铁。书生不语，直到尉迟敬德休息了，就赶紧上前拜见。尉迟就问他：“书生何故如此？”书生说：“我家很贫困，您又很富贵，想要五百贯钱，不知能不能给？”尉迟很生气地说：“我是个打铁的，怎么能富贵？你是在侮辱我吧！”书生说：“如果您能可怜我，只要给我写个字条就可以，以后您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尉迟没办法，只好让书生自己写字条。字条上写道：“今付某某五百贯钱。”写上日期，最后又署上尉迟的名字。

书生拜谢后拿着字条走了。尉迟和他的徒弟连连拍手大笑，认为这书生太荒谬了。书生得到字条后回到库里，又见到金甲人，把字条呈给他，金甲人看后笑着说：“对。”然后让书生把字条系在房梁上边，并允许书生拿钱，但只限五百贯。

一些年后，敬德辅佐唐太宗李世民，立下特大的功劳，当他解甲归田时，皇帝恩赐给他一库尚未启封的财物。尉迟敬德的下属开库看钱，对帐查点，发现少了五百贯。正要处罚守库人时，忽然发现房梁上的字条，敬德一看，原来是打铁时写的字条。他一连几天惊叹不已，派人暗暗寻找书生，找到后，书生把所见到的事都告诉了敬德，敬德又重重赏赐了他，并把库中的财物分给了以前的朋友们。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富贵乃天定，且分毫不差。（故事载自《唐逸史·尉迟敬德》）◇

打铁时允诺的五百贯钱